

□ 荷花池

一次相聚在清华园。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当年报到时的二教，让我们一起去一号楼和新斋看看当年住过的宿舍，让我们一起去四食堂原址看看当年吃饭的地方，让我们一起去系里看看老师们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西大操场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图书馆、大礼堂……

当然，一定别忘了一起去看看大礼堂旁边的西阶梯教室。在那张历史照片拍摄

的地方，让我们各自找到并一同坐回到当年的那个座位上。让固七班同学再一次并永远地定格在历史的前排。

2020年9月30日于多伦多

贾海东，在校期间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、校田径队男子短跑队队长。毕业后，曾在建筑设计院和政府部门工作。后旅居加拿大，现从事结构工程设计工作。

亲历一张“经典”照片的前前后后

○ 邓 勇（1977级力学）

从十余年前起，常常会有同事朋友熟人向我问起，“照片上那个人很像你！”“照片上那个人是不是你？”所谓照片（见P147），指的是那张题为《清华大学1977级大学生在听课》的照片，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标志性“经典”，曾于2009年在报纸、期刊、网络、电视上有过热络出现。

2018年，又值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”，那张“经典”又一次在公共媒体上露头，同样又是新一轮的关心询问。当年亲历者们，现大多已退休有了闲暇，在微信群里也有了不同热议，众说纷纭，甚至有人对“前排那几位提前知道要拍照”做了或是或非的探讨。本人属于“前排那几位”之一，在当年出于小小虚荣心，对事情前后有着深刻印象，遂记叙一下当年“撞大运”进入那张照片的故事，与关心的人们分享。

照片的时间，应该是在我们进校后的一个月左右，从衣着上也看得出，大致是1978年3月底前后；地点是在“西阶”

（礼堂西侧阶梯教室），应该是“高等数学”课或者“普通物理”课，力学、力师、工物、物师、数师等1977级同学们一起在上大课。

在300座位的“西阶”上课，是几个系在一起“上大课”，印象最深的是“高等数学”“普通物理”这两门课，分别由极富盛名的谭泽光、张三慧老师主讲。这得益于学校对1977级的极度重视，挑选了最优秀的教师。这两位老师正当壮年，并都有着循循善诱、由浅入深、严谨诙谐、引人入胜的本事，且一开口那极富感染力的洪亮声音就能够响彻大教室的每个角落。可教室毕竟太大，坐在后排会影响听课效果，所以最早进到教室里的同学在选择座位时，一般都会从第二排开始。因为从第二排起才有桌子，既是离讲台较近听课效果较佳的位置，又是有长条课桌方便做笔记的位置。第一排虽离讲台更近一点，但没有桌子，只能是在膝盖上摊开笔记本做笔记，总有点别别扭扭的。所以，第一排就成为了大家不太情愿选择的座位，往往

成了最后进到教室者不得不落座的位子。

在那张“经典”照片上，幸运坐在了第一排的6张脸依次为王均、张中民、邓勇、周叮、李赛牧（物师七班）、刘玉民。其中，我们固七班有5位，并且属于1号楼135宿舍的就有4人。事后的复盘回忆，是因为那天早上135宿舍全体成员“集体睡过头了”，包括老大哥刘玉民。在我们135宿舍的这4名成员中，只有刘玉民被同学们尊称为“老刘”，他时年30岁，且是两个娃儿的爹；余下的周叮21岁、邓勇20岁、张中民16岁，当然也就统统直呼其名。这位颇受全班尊重的“老刘”老大哥同学，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励志故事，不仅是我们勤奋学习、简朴生活的活标杆，又是135宿舍“卧谈会”的主讲人；而且，他的作息习惯从不与我们几个为伍，必须熄灯就睡，晨曦则起，还极为注重保养肠胃而必吃早餐。当然，那时候的我们，也全都称得上是刻苦学习的模范学生，标准的“三点一线”——宿舍、食堂、教室；而早晨7:30就要开始上第一堂课，这时间在北京冬季也就天刚蒙蒙亮，确实是早了点，往往我们来不及了就会把食堂早餐这环节给省了，绝不能上课迟到。唯有老刘不一样，总是能够钟表一般的精准，把个人作息时间安排得从从容容，绝不会放弃早餐。

可就在那天早晨，老刘竟也是一样地睡过了头；也许我们能够坐在“经典”照片头排，该是由他罕见地睡过了头而带来的幸运。那天早晨的135宿舍，定是一片酣睡，记不清是谁突然吼了一声：“坏了，

要迟到了！”哥几个急忙起床，旋即操起书包就一起匆匆忙忙赶到了“西阶”。踩着点进了教室，只见黑压压一大片脑袋瓜已经乌泱泱占满了教室，也就远处最后几排座位还零散有空；哥几个见状，略不情愿，但也顺势就跟着稍早一步且眼神不好而喜坐前排的王均班长，落座在了第一排。就这样，幸运之神眷顾了我们这几个睡过了头、差点就迟到了的似乎仍还迷瞪瞪的傻瓜们。

上课期间，几无虚席的300座位阶梯教室里，所有同学都专注于讲台上老师的流畅板书和潇洒讲解，忽见与讲台同侧一旁的教室门被缓缓推开了，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一位中年女子，手里拿着一只相机，脖子上还挂着一只相机，一副飒爽干练的样子。也许是见到了大家齐刷刷投去的目光，她随即轻慢而小幅地摆手示意，好像在说自己“只是个旁观者”，然后驻足在



全班同学入学后的第一张合影，摄于颐和园。从左至右，第一排：马若涓、钮麟、袁珩、王耘、朱一无、宋国华老师、秦少文、肖颖；第二排：潘立功、贾华东、王丹洪、周叮、张丕辛、王卫东、盛善定、刘玉民；第三排：李平、肖世忠、章柏钢、冯雨生、周小平、张伟、王均、谭明一；第四排：黄民丰、樊辉、邓勇、邓小铁、李彦、林建华、但威、安永民、张中民、虞源

□ 荷花池

门旁，站着不动了。自从进了清华之后，同学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场合举着相机的记者，甚至图书馆大阅览室一两百人悄无声息埋头自习时，各种观摩队伍或进出或拍照，大家也会无动于衷。何况这课堂上，老师正讲得眉飞色舞，大家也正听得聚精会神，谁会一直在意这位女记者的“旁观”。

时隔不久，也许过了一月或者更久，我听到同班景群智同学不经意说起：“你们宿舍上了《解放军画报》。”这位景群智老兄，是我们班当时为数不多“也闻窗外事”的主儿，经常有闲暇会翻翻报刊杂志，传播点天下发生的大小事。听他一说，我饶有兴致地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翻查了近几期《解放军画报》，找到了这张照片。后来，出于小小虚荣心，我还悄悄关注到《人民画报》《民族画报》等刊物也对这张照片有了刊登。再后来，在我妈的来信中，讲起了贴在家乡小城街边宣传栏的《新闻图片》中有一张我们上课的照片，照片里我的衣服比起左右两边同学都显单薄，不知北京到底会有多冷，问我要不要添一件小棉袄。

这张照片，虽在40余年前就有过不少传播，但大家都想不到它将要成为一张流传几十年的标志性“经典”。在当时，得知了有这张照片之后，我们135宿舍全体成员肯定都对“露了个脸”暗自有过窃喜，记得有过一次复盘回忆的小小议论，并对“集体睡过了头”达成共识。补一句，我们135宿舍当时是5名同学，还有一位黄常山同学，因酷爱建筑专业，进校后就获特批而直接跟着建筑系上课去了，所以缺席了这次“西阶”的幸运。再后来，哥几个就都绝口不再提起这张照片了，也

许故作淡定，也许都想要做出一副成熟稳重的样子。

在我们固七班里，有校队的三级跳健将林建华、百米健将贾海东，都会在运动场上引发一波波欢呼热浪；还有，每到下午4:30响彻全校的那“同学们，走出宿舍、走出教室，到操场上去、到校园里来……”的昂扬女声，就是我们班朱一无同学的录音；还有，把越剧《梁祝》唱得余音缭绕的肖世忠；入学前就是省少年围棋赛冠军的周小平，直接跨过了高中而考进清华；还有“高等数学”考试免修的邓小铁；更还有成绩顶呱呱的谭明一同学，他每个期末都可能会放上几颗“卫星”（考100分）……加之那个时代提倡戒骄戒躁，谁的潜意识里都会规避“露了个脸”就得意的嫌疑。

事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前不久，我们固七班微信群里又议论起这张照片，袁珩同学“精辟”地作了评论总结——“就这样，我们固七班的这几位懒觉大神，很幸运地被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相框中，成为中国那一段不朽历史和我们青春的见证人。这个故事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？想要出名，最重要的不是努力奋斗，而是会睡懒觉和运气！”当



如今的“西阶”教室

然要辩解一下，我们这几位幸运者还真不是“懒觉大神”，都是严格“三点一线”刻苦认真的普通一分子，所以，我们只承认是运气。当然也必须承认，这属于必然中的偶然！必然的是，全国77级大学生的27万群体、母校前辈们赢得的清华声誉、全校同届1017名的同学们，必然要托起几张青春脸庞，永远定格在某个经典的历史相框里；偶然的是，我们135宿舍的难得一次“集体睡过了头”，却偶然地成就了那份幸运，不服不行。

2019年底，在北京展览馆“伟大历程·辉煌成就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”的展厅里，我又看见了这张“经典”，就用手机来了个“穿越”合影。驻足在这张熟悉的经典照片前，不仅有着幸运于身在其中的感受，更是有着人生短暂犹如白驹过隙的感慨。恢复高考的1977级，是整整10年求知若渴群体中的幸运者；而照片上的这些青春脸庞，又幸运地成为全国1977级27万人的缩影，还幸运地见证了40多年来社会进步、民生改善、国家强盛的全过程，并幸运地参与其中，或多或少、尽心尽力地做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应有贡献。

如今，照片上这5位“大神”早就各奔东西，大多也已当了爷爷或外公。王均，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水科院工作十幾年，目前旅居日本；张中民，毕业后在山东的石油大学、山东工业大学任教十余年，目前旅居美国；我，母校学习工作了17年之后调出，在团中央工作5年、中科院工作18年，目前已退休；周叮，毕业后一直在南京理工大学、南京工业大学当教师，目前是二级教授，现仍在为课题和研究研究生整天忙碌，还不歇息；老大哥刘玉



“穿越”照片：邓勇参观国庆70周年成就展

民，毕业后到了机械工业部郑州机械研究所当工程师，单位改制时他与领导进行了一场甚至“惊动中央”的卓绝斗争，争取和维护了知识分子的正当权益，然后就凭着清华看家本领，在市场经济的各种力学科技需求中“月进斗金”，目前七十出头还在“老骥伏枥”。

一年多前，陪同久未来京的马若涓同学重游清华园。我俩从清华学堂、同方部、老力学系馆、新水利馆、大礼堂，一路来到了西阶。从外貌上看，仍旧还是那个“西阶”的轮廓，但其新门脸却变得典雅洋气了很多。推开西阶大门往里探头望去，也不再是那一眼可见的300个座位的一大片阶梯桌椅，里面已有了全新格局的功能分区。写此文时，颇不甘心，就跟母校一位现任领导电话问起，答复是“西阶在2007年被重建，改造后的二楼是200座位大教室，一楼是两个会议室”。听毕，感慨清华对传统风貌“修旧翻新”的本身，也留下了念头——再有机会回母校，一定要进到“西阶”里看看，当年那几百座位大阶梯大空间的壮观印象，如今是否还能找到一点点的旧时余韵？

2020年10月